

南海沉船中的茶事訊息

黃健亮



圖一 東南亞海域的部分沉船，綠圓標處為本文所述三船。

東南亞海域自古以來就是中西交通的咽喉和貿易轉運集散的重鎮。近年來，南洋水下考古已發現約一百二十餘艘沉船，相關研究迭有所獲，為文物考古、斷代提供重要佐証，並賦予較高期待。本文擬以近年陸續出水的清代宜興紫砂壺為中心，略論其間所傳遞出的茶文化訊息。

一、二艘沉船的背景簡述

在目前已知的南海沉船中，以下列三船承載了較豐富的茶事資訊（圖一），茲簡介如下：

乾隆十六年十二月沉沒的

捷達麥森號（Geldermalsen）

此船屬荷蘭東印度公司，一七五一年底裝載著絲綢、茶葉、漆器、瓷器、金塊跟藥品等貨物，從廣州出發前往荷蘭，不幸於次年一月三日在新加坡港東南方撞上暗礁翻沉，

倖存者僅三十二人，其餘八十人隨船貨一起沉入大海。捷達麥森號主要的出水物有約十五萬件青花瓷器和一百二十五件購自南京的金錠，還有約十件的宜興紫砂壺。

道光元年十二月沉沒的

泰興號（Tek Sing）

一八二二年一月十四日泰興號（亦譯為德興）從廈門港出發，計劃航向爪哇（印尼）。泰興號既是艘貿易大船，同時也是一艘移民船，還負載著約一八〇〇名乘員^{註二}。當這艘大型木製三桅遠洋帆船，航駛到印尼水域時，不幸觸礁，絕大多數的乘員都淪為波臣。這場慘重的船難事件，罹難人數超過鐵達尼號（Titanic），後人乃以「中國鐵達尼號」（China's Titanic）形容泰興號。

泰興號出水了三十餘萬件瓷器，與數量不一的宜興茶



圖二 迪沙如號出水紫砂茶葉罐 私人收藏

壺、陶缸、砂銚、烘爐、錫茶罐等。這些壓在艙底的貨物由於木製巨船緩緩沉入海床，厚厚的泥沙緩解了衝擊力，部分陶瓷器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成為珍貴的文物。出水物中有一方「赤嶺 顯考廷柱楊公墓」的墓碑，紀年為「道光貳年端月置」，研究者據此確認了泰興號的年代。

道光年間沉沒的

迪沙如號 (Desaru)

迪沙如號是在十九世紀

四十年代，航行於中國與南洋間載運陶瓷貨物的木製商船，長約三十公尺，寬約八公尺。二〇〇一年一艘拖網漁船在馬來西亞半島Desaru漁民博物館海岸兩哩處，無意間發現了迪沙如號的殘骸。稍後瑞典海洋考古學者史坦 (Sten Sjostrand) 在馬國政府同意下，對這艘位於海面下二十公尺的沉船進行打撈。

此船在海底幾乎平坦放置，保存相對良好。在出水文物中有一門鑄有「1840」字樣的大砲，推斷此船沈沒年代可能在一八四五年前後。估出水物最大宗的是一批超過五萬件的青花湯匙，另有數百件宜興紫砂壺與一些來自德化、景德鎮、宜興等地的陶瓷缸甕、便器等 (圖一)。

二、出水船貨所傳遞的茶事訊息

以茶文化的視角觀察，前揭三艘沉船實隱含著若干茶文化的活動訊息，可供探隱昔年的茶事活動樣貌，茲略記於後。

捷達麥森號

捷達麥森號出水的瓷器達十五萬件，紫砂壺卻只有十件上下，如此微小的數量，應是船員在採辦船貨時，隨手購入的私人小額貿易貨物。這批茶壺數量雖少，卻傳遞著兩種不同茶俗的訊息——其一是閩粵工夫茶俗。出水的一件刻署「玉香齋」款的朱泥梨形壺 (註二) (圖三) 是典型求精求小的工夫茶壺形制，屬宜興銷往閩粵工夫茶地區的「內銷壺」，傳世有形制、刻工完全一致的「玉珍齋」款朱泥梨形壺可供比對 (圖四)。十八世紀的工夫茶壺中常見「玉」、「香」款，前者切壺的胎質似玉溫潤，後者喻茶湯香醇之美，推斷「玉香齋」應係製壺的作坊名或訂製者的堂號款；其二是江南淪泡茶俗。此類茶壺容量較大，形制多變，亦是宜興紫砂壺的主流。部分茶壺貼飾著龍紋，是典型外銷歐洲茶壺的裝飾風格 (圖五)，今日仍可見到歐洲各博物館度藏類似帶有濃厚「中國品味」 (Chinese



圖四 捷達麥森號出水「玉香齋」印款（左）與傳世「玉珍齋」印款比較。

圖三 捷達麥森號出水「玉香齋」款朱泥梨形壺。
（資料來源：《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桂祥珍藏》，1990）



圖五 捷達麥森號出水紫砂壺。（資料來源：1986年CHRISTIE'S拍賣目錄）

taste) 的紫砂壺。雖然這幾件茶壺不足以代表彼時紫砂壺外銷的具體面貌，但仍是一項有意義的抽樣，足以反映當時歐洲人對中國陶壺的品味。綜言之，就像今日美式咖啡用大杯，義式濃縮咖啡用小杯一

樣，工夫小壺與江南大壺在歷史的機緣下，並陳於彼時的沿海口岸，這些茶文化背景想必是當初採買它們的船員所不知曉的。

此外，據現藏海牙博物館（The Hague Municipal Museum）

的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捷達麥森號的船貨尚有六十八萬六千九百九十七磅的茶葉。自十七世紀初期起，茶葉一直是歐亞航路的主要貿易貨物之一，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其實也是「茶葉之路」。

泰興號

在已知沉船中，以泰興號所承載的「工夫茶文化」訊息最為豐盛。清季閩粵沿海是工夫茶最盛的地區，廈門尤為通都大邑，因此這艘由廈門出發的貿易大船上的工夫茶具就顯得饒具意義。這些茶具包括了陶質的宜興孟臣壺、烘爐、砂銚（俗稱茶鍋仔，圖六）及水瓶（俗稱龍罐，圖七）；另有瓷質的青花白瓷杯、瓷碗、蓋碗及寫有茶詩的茶盤（圖八），此外還有若干的錫茶罐（圖九）。這些茶具在近代台灣（老人茶俗、潮州泡、紹安泡）、日本（煎茶道）與大陸閩南地區的傳世品與出土器中，都可看到彼此的脈絡關係。無疑地，這些船貨提供了



圖六 泰興號出水砂銚。(資料來源：TEK SING TREASURES, 2000)

探索宜興貿易壺與工夫茶俗的第一手史料。
「工夫茶」一詞被定名首見於清俞蛟《夢庵雜著·潮嘉風月記》：「工夫茶，烹治之法，



圖八 泰興號出水青花茶盤。
(資料來源：TEK SING TREASURES, 2000)



圖七 泰興號出水龍紋水瓶。
(資料來源：TEK SING TREASURES, 2000)

本諸陸羽茶經，而器具更為精緻。……壺出宜興者最佳，圓體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許。……壺、盤與杯，舊而佳者，貴如拱璧，尋常舟中不易得也。」工夫茶在有清



圖九 泰興號出水錫茶罐。(資料來源：TEK SING TREASURES, 2000)

一朝尤為興盛，徐珂《清稗類鈔》：「閩中盛行工夫茶，粵東亦有之，蓋閩之汀漳泉、粵之潮，凡四府也。」《龍溪縣誌》：「以五月至則鬥茶，必以大彬之罐，必以若琛之杯，必以大彬之爐，必瑄溪之扇，盛必以長竹之筐，……有其癖者不能自己，窮鄉僻壤亦多耽此者……。」
值得一提的是，隨同出水的墓碑主人楊廷柱來自「赤嶺」，此處亦即著名的藍國威墓（陳鳴遠款朱泥壺）出土

處，是典型的工夫茶區。
泰興號宜興壺數量雖未見官方具體數字，但從圖錄推斷，出水者應有數百件。筆者將其歸分三類如下：

第一類是特大紫砂壺（圖十），此壺與眾不同的形制、容量、胎質，在伴出眾壺中顯得相當獨特，依傳世所見相同器形推斷，應係乾嘉期



圖十 泰興號出水特大紫砂壺。（資料來源：TEK SING TREASURES，2000）

的文物，很可能是某位船員的個人貿易貨物，亦即「目稍貨物」，因為彼時中國貿易船的水手是沒有固定工資的，他們要靠自帶的貨物販利。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奧特霍恩（Willem van Outhoorn）曾提及：「經營中國帆船比（荷蘭東印度）公司商船更便宜，因為他們的水手沒有報酬，每



圖十一 泰興號出水工夫茶壺 私人收藏

個人從隨身攜帶的商品上掙錢。」^{〔註三〕}

第二類是數量較多的工夫茶壺（孟臣壺）（圖十一），胎質以朱泥為主，偶有少數紫泥。造形多達十餘種，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壺的主要形制。在造形分類上均屬幾何形的圓器，壺嘴以出水最利捷的「一彎流」及「直嘴」為主；壺把



圖十二 泰興號出水「明月松間照 孟臣製」印款（右）與閩南清墓出土印款比較。



圖十三 泰興號工夫茶壺款識。(資料來源：TEK SING TREASURES，2000)

上粗下細，內外皆圓，多與壺身「明接」。壺蓋結構以「壓蓋」為多，「截蓋」為次，未見「嵌蓋」，牆沿稍長。底著以「圈足」、「假圈足」為主。內部可見其成型法為宜興傳統的「打身筒」，雖有「推牆刮底」，但工具痕不明顯，單孔，壺蓋氣孔呈外縮內闊的喇叭狀。綜觀其工藝特徵，與歷來閩南地區清代墓葬出土宜興朱泥壺完全一致。例如一件出水壺鈐印「明月松間照 孟臣製」無邊陰文篆字，在福建漳浦博物館亦藏一件墓葬出土的工夫茶壺（圖十二），兩者底款顯為同枚木章所押印出。

此批工夫茶壺是最典型的孟臣壺，製作工藝具有一定水平，是當時中上檔次的貿易商品，主要內銷閩粵地區以及外銷南洋僑鄉，這也意味著它們的買主都是傳統工夫茶俗的奉行者，其經濟能力應是僑鄉的中上階層。移民南洋者歷來以閩粵兩省為夥，雍正五年（一七二七）閩浙總督高其倬所呈奏折曰：「查從前商船出洋之時……，其實每船

私載二三百人。……俱留存不歸。更有一種嗜利航戶，略載些許貨物，竟得游手之人偷載四五百之多。」又曰「此等人大約閩省居十之六七，粵省與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註四〕

順此一提的是，工夫茶壺講求素簡實用，不作興在壺身題刻，但仍有在壺底題刻詩句的傳統。以泰興號為例，款文多為七言唐詩佳句（圖十三），偶作改寫，部分亦可切茶切水，如「飛泉直下三千尺」切工夫茶法的「高沖低斟」，「秋水共長天一色」切「關公巡城」、「大珠小珠落玉盤」切「韓信點兵」；其餘多為意象上的描摹，如「人面桃花相映紅」形容紅壺濃湯，「寒山一片白雲中」、「白雲深處有人家」、「白雲一片去悠悠」形容氤氳繚繞，茶香裊裊的茶桌風景。

整體而言，這批宜興工夫茶壺的款識有以下特點：一、壺底大多以竹刀，少數以鐵刀寫刻詩詞款文，俱採單刀法，陰文行楷。只有少數如「明月松間照」的押印陰文篆字款。



圖十四 泰興號出水「陽羨陳蘭溪制」款紫砂壺 私人收藏



圖十五 泰興號出水「只此可供安樂」款紫砂壺 私人收藏

二、款識均署於壺底，只有思亭壺依例刻署於把下。三、絕大多數署「孟臣」，少數的思亭壺與文旦壺各依傳統規格律署「思亭」、「文旦」。孟臣款出現的比例遠高於他款，亦符合傳世所見。

第三類是數量不詳的紫砂中壺，相類形制亦見於捷

達麥森號（圖五）。泰興號出水此類中壺的製作工藝精粗互見，所用泥料多是紫泥。較精者如〈鼓腹圓壺〉，壺底鈐有「陽羨陳蘭溪制」六字陽文篆書方章（圖十四），篆法不俗，陳蘭溪生卒未見史載。此壺造工較精，壺內修刮素淨，全器線條流暢，壺嘴曲線尤其

優雅。另一批做工較次者的形制與〈鼓腹圓壺〉雷同（圖十五），但少部分不但壺內流孔、壺蓋接片、氣孔俱未作修飾，甚至連壺流、壺把都有所歪斜，顯是來自專製「大路貨」的中低檔作坊，供應勞工階層使用的日用茶壺。部分茶壺底部鈐有「只此可供安樂」（圖十五）無邊陰文楷書，它們的粗樸簡略比起原鄉精雅講究的朱泥工夫茶壺，實有天壤之別，然而對思鄉的低階勞工而言，一日辛勞之餘，或許只能聊以寄情於原鄉茶事「只此可供安樂」罷。

迪沙如號

迪沙如號出水物中有約二、三百把較完整的宜興紫砂壺與更多的紫砂破片，估計當時船上可能有八百件宜興紫砂壺。這批茶壺被儲置在數十個大小宜興陶缸內，其空隙充填著稻殼之類的植物細粒作為緩衝（圖十六）。其泥色有紅有褐，但仍屬紫泥一系，泰興號上的朱泥胎茶壺似未見於迪沙如號。其數量雖然為三船之

最，但形制卻是最少，絕大部分為高度在六至十一公分間四種容量的梨形壺與直嘴扁腹壺。整體來說，迪沙如號紫砂壺的造工水平約介於泰興號兩類貿易壺之間，顯為當時中檔的日用商品壺。

值得觀察的是，迪沙如號出水紫砂壺的款識多達近四十種（圖十七），幾乎涵蓋了紫砂壺詩詞款、陶工款、商號款、堂號款、吉語款、花押款等各類款風。除了少數的詩句孟臣款是工夫茶壺（俗謂南壺）的署款典型外，其餘「有



圖十六 迪沙如號裝運茶壺的宜興陶缸。
（資料來源：Mr. Sten Sjostrand）

餘秘製」、「友蘭監製」、「周春輝堂」、「友義」、「文元」、「湯婆」、「邵元麟製」、「宜邑蔣製」、「茶熟香溫」、「壽」，凡此都是江南紫砂壺（俗謂北壺）的署款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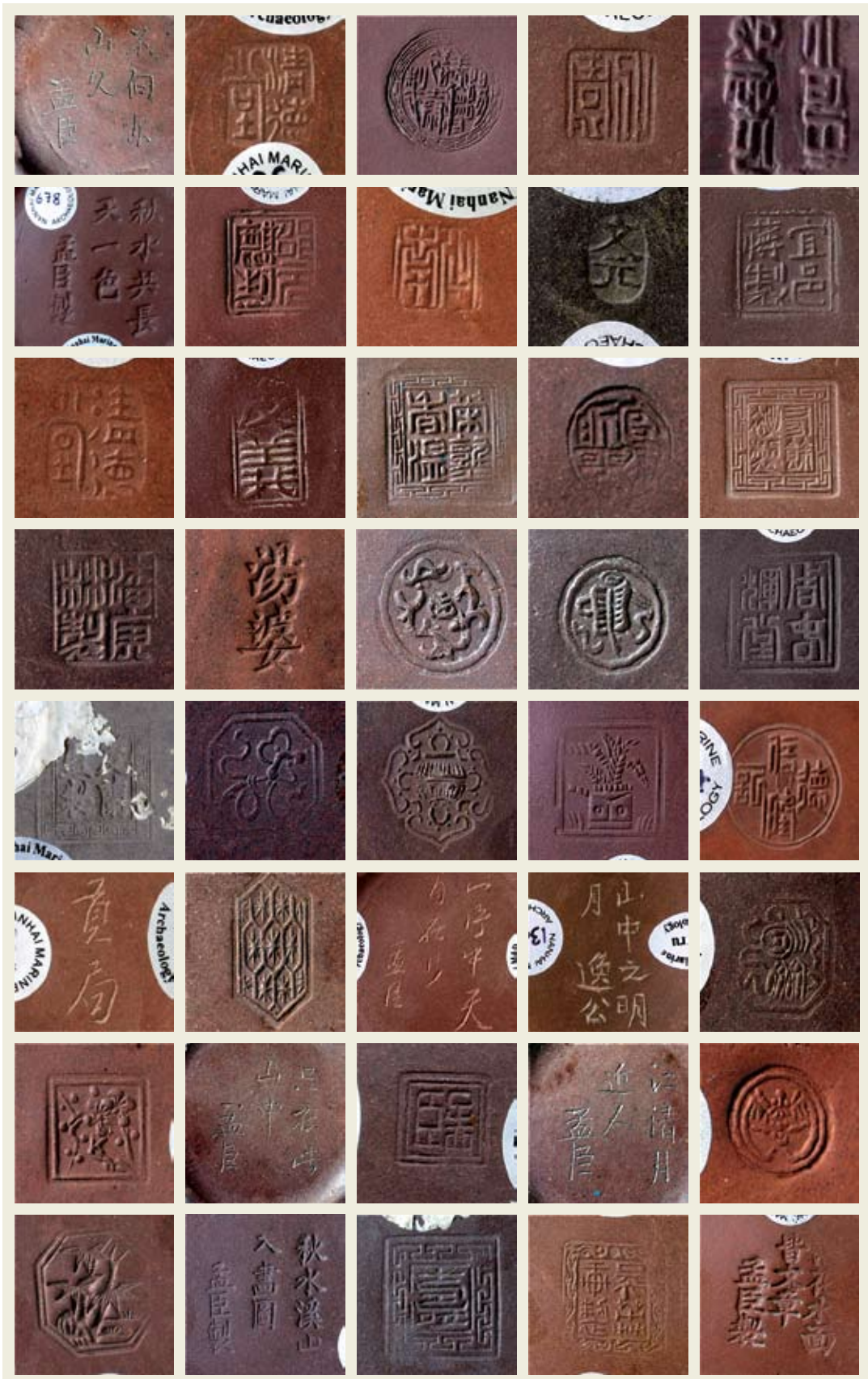
事實上，這批宜興茶壺堪稱是江南與閩粵兩地茶俗的綜合體，它們既具有江南紫砂壺的特徵：採用清水泥、紅棕泥（而非工夫茶壺慣用的朱泥）、容量相對較大（非工夫茶壺求精求小）、坯身相對厚實（非工夫茶壺的堅緻）；另一方面，它們又具有閩粵工夫茶壺最典型的梨式與直嘴扁腹等以實用取向的形制特徵（非形制多變的江南紫砂壺）。再加上前述的署款風格，在在反映了迪沙如號紫砂壺的確是融合了江南與閩粵兩大茶俗的特色。

與泰興號豐富的茶具品類相較，迪沙如號的茶具除了紫砂壺外，僅見一個紫砂茶葉罐（圖二）伴出。此罐高三十三・二公分，為圓身、小口、短頸、假圈足，胎質為紅褐紫砂細泥。原蓋已佚。採用

打身筒成型，於內壁肩線處，留有兩段泥片鑲接痕跡，所留脂泥並未刮修。明清兩代，宜興紫砂罐的產製極盛，用途多樣，屠隆（一五四二—一六〇五）《茶說·藏茶》：「……宜興新堅大罌，可容茶十斤以上……用時以新燥宜興小瓶取出，約可受四五兩。」〔註五〕此一紫砂罐為小口，可能是裝武夷散茶的茶葉罐。

三、餘論

對茶文化議題的相關探討所需涉及的層面較多，但大體有「人的活動」與「物的流動」兩條主線，再加上時間、空間兩軸，架構出龐雜而立體的有機體系。前揭諸船固然是彼時貿易活動的片斷，但道光年間的泰興號與迪沙如號兩艘沉船，背後所呈現的還有更深沉的移民文化面相。福建、廣東向來是移民的主要基地，明萬曆福建巡撫許孚遠《通海禁疏》：「東西二洋商人，因風濤險惡，有經冬不歸國者，呂宋尤多。漳人於該地交易……今留居呂宋者不下數千



圖十七 迪沙如號紫砂壺款識

註釋：

1. 泰興號的發現與打撈過程，均由英裔澳人哈徹 (Michael Hatcher) 主導，其中含有若干商業考量，因此對泰興號的種種陳述較為片面，宜進一步考證。
2. 由此壺的壺蓋略小於壺身，可知並非原配，這意謂著該類梨形小壺至少有二件以上。
3. 包樂史 (L. Blussé)，《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頁121，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4. 清·郝玉麟編，《硃批諭旨》第46冊，頁26-27，台灣國史館，1986。
5. 明·屠隆，《茶說》，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頁208，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1999。
6. 同註4。
7. 溫廣益等，《印度尼西亞華僑史》，轉引自馮爾康，《生活在清朝的人們·清代社會生活圖記》，頁177，北京，中華書局，2005。
8. 莊國土，〈論15-19世紀初海外華商經貿網路的發展〉，《廈門大學學報》，頁65，2000第2期。

參考文獻：

1. 《宜興陶藝—茶具文物館羅柱祥珍藏》，香港市政局，1990。
2. 宋伯胤，《紫砂苑學步》，台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1998。
3. 莊國土，〈論15—19世紀初海外華商經貿網路的發展〉，《廈門大學學報》第2期，2000。
4. 莊國土，〈海貿與移民互動：17-18世紀閩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以閩南人移民臺灣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第1期，2001。
5. 王廣武原著、張奕善譯註《南洋華人簡史》，台北，水牛出版社，2002。
6.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7. 吳春明，《環中國海沈船：古代帆船、船技與船貨》，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
8. 吳山，《宜興紫砂辭典》，台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03。
9. 黃健亮，〈孟臣壺在清代工夫茶區的地位考述〉，《歷史文物》月刊，130期，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4。
10. 李金明，《海外交通與文化交流》，昆明，雲南美術出版社，2006。
11. 黃健亮，《明清紫砂藝術》，台北，盈記唐人工藝出版社，2007。
12. 王文徑，〈明朝歸去路倒連—閩南出土紫砂壺側記〉，《閩南茶文化與紫砂壺學術研討會論文選》，福建漳浦博物館，2007。
13. K.S.LO, *THE STONEWARES OF YIXING*, New York, Sotheby's Publications & Hong Kong University, 1986.
14. *THE NANKING CARGO, 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AND GOLD*, CHRISTIE'S AMSTERDAM, 1986.
15. *TEK SING TREASURES*, Germany, NAGEL AUCTIONS, 2000.
16. HUGH EDWARDS, *WEISSES GOLD AUS BLAUER TIEFE*, Germany, SIERRA bei Frederking & Thaler Verlag, 2000.

人。」雍正五年（一七二七）時噶喇吧（即巴達維亞）已經「有萬餘人，或稱有數萬人者。」^{〔註六〕}而西加里曼丹（Kalimantan Barat）自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起，每年都有三千個華人進入，到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此地已有十五萬名華人。^{〔註七〕}有學者估計「到鴉片戰爭前夕，東南亞華人已達一百五十萬」^{〔註八〕}，戰後移民更為可觀。

在陶瓷外銷史上，輸往不

同市場貨物的精粗常有差異，銷往歐洲等地的往往以精美的細瓷為主，而東南亞、南亞地區則以日用粗瓷為主，此一現象亦反映於紫砂壺上。上述三艘沈船的目的地不盡相同，捷達麥森號是航向荷蘭，其餘兩船則是南洋的印尼、馬來西亞諸國。易言之，前者的消費市場是喜好「中國趣味」的歐洲上流社會，購買者玩賞、炫耀的心理需求顯然大過實用需求；而後兩船所面對的消費市

場，是以辛勤工作的移民為主的華僑社會，他們保有原鄉的飲茶習慣，但在現實的生活壓力下，只能以實用為中心考量，多半無力像原鄉一樣追求茶器的精雅。迪沙如號茶壺最足以說明此點——它們是江南紫砂壺與閩粵工夫茶壺的綜合體，所反映的文化意義即是：當客觀環境受侷限時，供茶的形式或可被簡化，但根深柢固的飲茶習慣卻從未被省略。

